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二十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編號 D7914800

# 卷二十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爲上

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

編集



等明助劉錕旅拒王師既就生擒合同俘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文章辨體卷之十九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論諫

諫征犬戎國語

祭公謀父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惡鄉也以文修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遠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不窋棄之子而自竄于戎翟之間堯封棄于郃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比近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序修其典訓朝夕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

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得民

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得民

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

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也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

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於曾高時享時享於二

祀歲貢歲貢於壇壝終王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

修意意志意也謂邦甸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修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言

也今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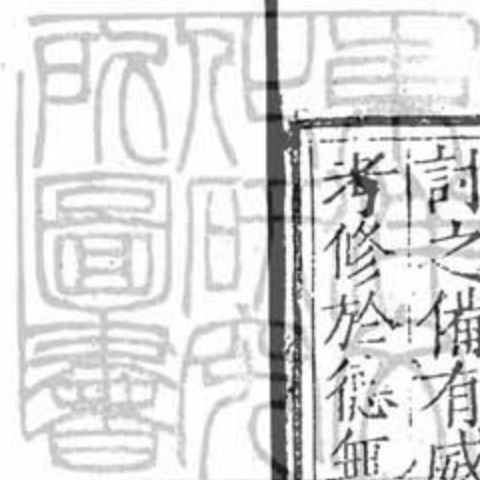
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

至則有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讓責也告不王

謂以文詞告曉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有攻伐之兵有征

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

考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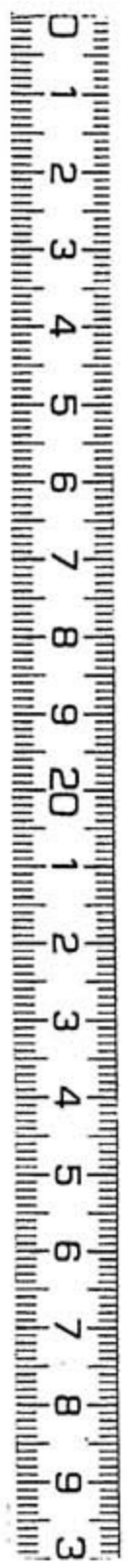




東洋研究會  
圖書室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043







士成士大終也大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  
 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助乎吾聞夫夫戎樹  
 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  
 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諫監謗

召公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  
 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  
 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  
 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  
 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  
瞽無聵賦矇不見者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  
 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  
 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決也衣



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諫專利

芮良夫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

不享王流于彘

諫不藉千畝

號文公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覲脈同視也土陽痺丁佐切瘳厚也憤積也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膏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王即齋言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沃濯也饗饗禮也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上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膏后

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班次也王一墾公三墾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于千畝其後稷省功太史監之卿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欲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誓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後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狗耨稷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鍾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亦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諫立少

仲山父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所墜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諫以狄伐鄭左傳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

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戚  
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邠晉應韓武之穆  
也允蕘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  
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  
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  
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器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  
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  
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  
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器秋皆則  
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  
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  
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

未忘禍王又與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  
秋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  
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惓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  
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

言陳必亡

單襄公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也心星朝覲矣  
道蒞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  
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懇田若執膳幸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  
無寄寓縣無施舍民樂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  
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木見而  
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  
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

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俯而畚揭營室之中上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興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豷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輿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憂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理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灌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人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

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泣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彛無即慝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彛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右周諸臣論諫之辭

諫寵州吁

石碏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以賦

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嬌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嬌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允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

諫觀魚

臧僖伯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

而治兵八而振旅獮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知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諫納郕鼎

臧哀伯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子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馨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褊福鳥衡紘紕緹昭其度也藻率鞞鞶鴈游

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  
鈿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  
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  
易紀律令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噐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  
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獄噐  
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維邑義士猶或非之爾况  
將昭違亂之賂噐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  
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諫晉侯

屠蒯

晉筍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  
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釗耳  
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樂人舍業爲疾故也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才女弗聞而樂是不也  
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辰以旌禮禮以行事  
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  
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  
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

論梁丘據

晏子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遯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  
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  
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  
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  
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  
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  
戒旣平醴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  
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

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輟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論晉侯疾

子產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懷胎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

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官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妙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遠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矜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子

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論祀爰居

展禽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臧文仲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由也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之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

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箴



論成子不敬

劉康公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脤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規申公

左史倚相

左史倚相延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左史諉之舉伯以告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諉我左史曰唯予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

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記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藝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誦之獻聖武公子實不獻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亶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對趙簡子問禮

子太叔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

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儀以奉  
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  
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  
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  
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  
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  
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鬥喜生於好怒  
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好生好死惡物  
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  
父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  
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曲直以赴禮者謂之  
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賀韓宣子憂貧

叔向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  
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  
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侯  
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相子驕  
泰奢侈貪欲無執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  
以沒其身及懷子改相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相  
之罪以亡于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  
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  
其寵大矣一朝而成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  
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貧之不足  
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  
起也敢事承之其自栢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賀趙簡子

壯馳茲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愈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下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論智氏之室

士苗

知伯為室美士苗為焉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曰何懼對曰去者之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知氏示

論不朽

叔孫豹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豷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勳所聞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

仲既沒其言立真是之謂平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右春秋諸賢論說之辭

論養民致賢

蕭何

初諸侯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曰蜀漢亦關中也乃立沛公為漢王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之曰雖五戰百敗不死何為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

論項羽弑逆

三

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  
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  
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  
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殺之寡  
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  
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論興復

鄧禹

光武初為大司馬至河北鄧禹杖策追及光武曰我得專封拜  
生遠來欲仕乎禹曰不願也曰即如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  
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因留宿禹進說  
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不自  
聽斷諸將皆庸人掘起志在財帛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  
尊主安民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而已今以天時

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  
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恐無所成立况公素  
有盛德大功天下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莫如延攬英雄務  
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論復漢室

諸葛亮

昭烈初為左將軍訪士於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  
務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因問為誰曰諸葛孔  
明龐士元也徐庶亦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曰  
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凡三  
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太  
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  
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  
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

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乎？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 論化民

魏徵

唐太宗初即位，曰：今承大亂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

生未諱時，務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耳。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周武王，伐紂皆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漸致澆訛，則今日嘗悉爲鬼魅矣。上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民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大稔，流散咸歸，米斗三錢，終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上曰：此魏徵勸行仁義之效，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 諫廢立

李泌

德宗欲廢太子立舒王，召宰相李泌告之。泌曰：陛下惟一子柰何，一旦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勃然怒曰：誰語卿舒王爲姪者？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德宗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

陛下而曲從陛下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寃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爲誦黃臺八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常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

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旣知肅宗性急建寧爲寃臣不勝慶幸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知太子之無它矣若果有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鞠其左右必有實狀願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孫也至於開元之末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太子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彘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

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必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

### 論姦邪

德宗嘗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疆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擗顏真卿死地激李懷光使叛願陛下聖明竄逐之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

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 論節用

司馬光

宋神宗熙寧中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司馬光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光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光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急務光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

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洪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蠱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

### 論守祖宗法

司馬光邇英殿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

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爾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 右漢唐宋諸臣論諫之辭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